

第三輯·

- 我所見到的魯迅 郭光(一)
- 悼魯迅 清華文學會(七)
- 悼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 許傑(九)
- 魯迅先生在中國現代史的地位 天行(一〇)
- 哭魯迅先生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一一)
- 民族的傑作 郭沫若(一四)
- 不幸的紀念 守章(一六)
- 葉公超教授對魯迅的謾罵 李何林(二一)
- 誄詞 天津文化界(二八)
- 不滅的光輝 郭沫若(三〇)
- 蓋棺論定 古頤(三一)
- 悼魯迅先生 桐華(三五)
- 煙下筆談 沈思(三九)

我的魯迅觀

毛一波(四一)

魯迅先生與「譯文」

薛文輝(四九)

關於魯迅先生

權華(五五)

魯迅先生

曹聚仁(五七)

我們年青人祇有慚愧

魏金枝(六一)

切身的哀感

楊騷(六一)

讓我再看幾眼吧

寶隱夫(六二)

悼魯迅先生

艾蕪(六三)

哀悼之辭

沙汀(六四)

學習魯迅先生的精神

何家槐(六四)

要學習的精神

王統照(六六)

噩耗

戴平萬(六八)

他的精神活着

立波(六九)

無可言喻的悲哀

白薇(六九)

聽了死耗之後

在大的悲哀裏

夏衍(七〇)

懷魯迅先生 李 蘭(七〇)

後死者的責任 埃 深(七一)

戰士的葬儀 白 麥(七三)

紀念魯迅先生 唐 說(七八)

悼魯迅先生 王 瑞(八五)

憶魯迅先生 以 羣(九〇)

一面 阿 累(九六)

最初和最後的一面 姚 克(一〇一)

魯迅先生 黃 源(一〇六)

一點不能忘却的記憶 巴 金(一一七)

給不相識的友人們 蕭 以(一二一)

悼魯迅先生 益十選(一二四)

聞魯迅先生死耗 吳組肅(一二七)

哀悼魯迅先生 張天翼(一二〇)

悼魯迅先生 李 裝(一二四)

永恆的悲哀 端木蕻良(一四〇)

偉大的伴送

子國(一四三)

悼魯迅先生

楊西濤(一四八)

魯迅先生死後的敵人

小乎(一五一)

魯迅的孤僻

穆梵(一五四)

紀念魯迅先生

鮑子昧(一五六)

從打吧兒狗到反×

張子齋(一六〇)

我紀憶中的魯迅先生

由茨(一六四)

魯迅先生的『生』與『死』

溪(一六七)

魯迅在廈門的鱗爪

陳夢韶(一六九)

為「悼魯迅先生」——對大公報「短評」記者及其儕輩的憤言

何林(一七一)

魯迅先生與時代

陶公(一七三)

信

傅彦長(一七八)

十月的殘儀

魏護(一七八)

悼魯迅先生

李野(一七六)

關於魯迅先生

桌汎(一八一)

我的建議

傅彥長(一八五)

我的建議

謝君(一八七)

出殯的行列

衡(一九〇)

建塔者的死

子修(一九二)

我所見到的魯迅

郭光

一 在中央大學文學研究會魯迅追悼會報告——

要在半點鐘之內講到這位偉大作家的各方面，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對於一個至可讚美的人，我們只能在内心裏膜拜他，在行動上追隨他，要用什麼言詞來表達那種讚美之情，真是很難。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對於魯迅正是這樣。我很恨我自己只是凌亂地讀了他大部分的譯著，沒有對他作有系統的整個的研究。然而在此刻我並不想『學院式』地對於他底生涯和作品作詳細的敘述和闡發；只是就自己所想到的，對於我們偉大的死者做一番初步的估價。

我常常覺得魯迅個人二十多年的文學生活，就是中國整個新文學運動底縮影。他自己底文學活動不但和中國整個的文學活動密切地聯繫着，而且是那裏面最光輝的一部分。中國新文學裏如果除掉魯迅，那所剩的將幾乎是「零」了。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契柯夫，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安斯退也夫，斯，而在國際上，魯迅是博得「中國的高爾基」的榮名。但是，我覺得那些比擬都只有部分的理由，是不足以說明魯迅的。固然，果戈理底「外套」是俄羅斯近代文學的嚆矢，中國有了魯迅底「呐喊」才有近代文學；魯迅在中國文壇上所盡的領導作用，正如高爾基在俄羅斯一樣，然而魯迅底文學活動是多方面的，他不僅作為中國的果戈理，高爾基……而且執行了培林斯基，倍斯巴洛夫的任務。在世界文壇上，我們找不到一個作家其對於祖國的供獻會像魯迅那樣大！

魯迅底一生，是一首崇高偉大的詩篇，是一首英勇悲壯的凱歌。他底脈搏和中國民族底脈搏一致，和全世界前進人類共感交振。他始終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用寫實主義的手法，刻畫出侵略者和壓迫者獰諑醜惡的面貌，描寫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卑怯愚昧的奴隸相，在我們內心裏喚起抗爭的熱情，使被壓迫被凌辱的人們渴求着解放。他底每篇作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這「反帝反封建」的特質，就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了他底全部生涯和作品。——在文學革命時代，他底「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基石，用卓越的真理和犀利的筆鋒，他給腐臭的封建文化以無情的打擊。時代進展了，他自己也進展了，從舊的範圍裏走出來，領導着中國文壇向新途上邁進。在這裏面，他不斷地和惡傾向奮鬥，不斷地把文化種子移植到中國來，他不但成了中國文壇上唯一的導師，而且成了國際文化輸入中國的流管，他掃除了「文化上的復古主義」，掃除了「性靈幽默」，掃除了「第三種人」，掃除了虛偽的非民族主義的「××文學」……；他翻譯魯那却爾斯基果戈理法捷耶夫……的作品，他介紹「木刻」，提倡「新文字」，贊助「世界語」，「魯迅」這兩個字，簡直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標識了！他始終是站在時代的最前線，「海燕」一樣地搏鬥着。在他身上，沒有一個細胞是妥協的，他像一隻鼓進着的破冰船，衝破了陰慘的冷森森的冰洋，他像一架巨大的播種機，在瘠薄的土地上播下了新種。

但是，假使我們只把魯迅當做個寫文章譯譯書的優秀作家，那是貶低了他的價值。在民族解放運動裏，他是一個最英勇最堅決的戰士。他是「中國民族有前途的保證」，他是「真理勝利的徵兆」。在他底光芒之下，無數的青年在不知不覺之間健全了起來，看明了自己應該努力的方向，在他底光芒之下，一班無恥之流不敢明目張胆地去作惡，感到衷心的愧恧。

就文藝製作上說，魯迅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成就。本來，「典型製作」是文藝之最高的完成。魯迅所寫的「阿Q正傳」，很正確很精到地表現了二十多年前中國社會的實況。他把中國人平常的部份加以控制，把特徵的部

分加以誇張，結果製作出比客觀所有典型人物更為典型的「阿Q」。在魯迅底筆下，「阿Q」是一幅卑怯愚昧的可笑的奴隸相，但在正文的背後，魯迅對「阿Q」實在抱着一種「矜持的憐憫」，且借這個可笑的奴隸相烘托出整個社會的黑暗。如果有人問：「阿Q時代過去了沒有？」那我將毫不懷疑地答：「沒有，我們現在到處都還看到那種阿Q相。」而且我相信：縱然日後「阿Q時代過去了」，「阿Q正傳也會變成古典作品。」「阿Q」會像莎士比亞所製作的「哈孟雷特」，歌德所製作的「浮士德」，雪勒所製作的「華倫斯太」，塞萬提斯所製作的「唐·吉訶德」，果戈理所製作的「死魂靈」，乞乞可夫，屠格涅夫所製作的「羅亭」，高爾基所製作的「薩木金」，綏拉菲莫維支所製作的「郭如鶴」，同樣的作為典型而不朽下去。——魯迅底作品有四分之三是雜感短評。而那種雜感短評，在實質上是「社會的論文」。鬥爭的形態尖銳化了，漫長的小說不是鬥爭的最好武器，在短兵相接的時候，雜感短評最適於論爭。魯迅之所以後來不寫小說而改寫雜感散文，不是他不能把握時代，而是實際要求使他不得不採用更有力的表現形態。他所寫的雜感短評，真像「投鏑的一擲」，一打就打中對方的要害，是批評文學之最高的發展。我們在他底每篇雜感裏，都看到諷刺裏帶着博大的篤愛，談話裏帶着嚴正，冷嘲裏帶着溫暖。（無恥之流看了，也許是只感到刺骨的寒慄。）假使沒有一個偉大的人格和超越的卓見做「底子」，那樣的雜感短評是絕對寫不出來的。

日本研究魯迅的專家佐藤春夫說得好：「魯迅是一個吸收了西方因素而又保持著東方特質的作家。」的確，魯迅在西方藝術理論中吸取了教訓，在西洋古典作品中吸取了寫作技巧。但是，當我們看他寫中國農村的作品，就恍如回到了江南的家園；當我們讀到他小說裏的對話，從那樸質生動的言語裏活現了各色各等中國人的面影。他底文體，也自成一格——很難摹擬的一格。正因為魯迅底作品有這種特性，所以能吸引這樣廣大的讀者羣。我敢講：直到現在為止，中國沒有一個比魯迅更「中國的」的作家，也沒有一個中國作家會比魯迅更受到國

際上的歡迎。外國人若是要透過中國文學作品曉得一點中國民族底特質，那只有讀魯迅底東西。他是中國文學界的光榮，是世界文學上的一抹異彩。

從第一篇小說裏魯迅喊出「救救孩子」——他一生一世都在奉行着這句話，對於青年作家，他盡了指導和提攜的任務。他原諒青年的幼稚，叫青年「不要顧忌自己的缺點」（我相信每個青年聽到這句話都當感奮，是的，我們青年有許多缺點，但那種缺點不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缺點只有在前進的過程才能揚棄掉，因為顧忌缺點而不做，是根本錯誤的。）他自己底努力，都是爲着「年青的一代」的人。他自己的希望，都是放在「年青的一代」的人身上。

正如愛倫堡底名言一樣，「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世界的人類早已分爲兩個營壘了。魯迅始終是個做着莊嚴工作的戰士，是一隻在暴風雨中猛然搏鬥的「海燕」。他在學術上的造詣，對於中國文學研究的精深，很少人能够企及，他自己就是一部偉大的著作，雖到了五十六歲的高齡，但他的努力確實使我這二十一歲的青年感到慚愧。直到病入膏肓，還是致力於寫作，致力於祖國的解放，我們想到他底努力，便有一種嚴肅的心情鞭策着自己。然而，一班以造謠中傷做職業的人，却任意的譶謗他，說他怎樣怎樣。我雖和魯迅不相識，且和他沒有的一面之雅，但我堅信他是和我們青年一樣的純正，不受顧忌，不出賣自己，只是本着正義和人道，就自己所當做的去做。那些無恥者的譏謔，不過是「吐沫唾天」，對於他本身的光輝是不能損害的。

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怕就是他那「視敵如仇」的鬥爭精神吧。他在給許廣平女上的信裏說，「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自衛。」歷年來，他像急流裏的砥柱一樣，不管敵人以怎樣巧妙的喬裝出現，他都毫不寬容地加以攻擊而使之粉碎。在魯迅攻擊的對象裏，我們不要只是看到陳源教授，新月派的花花公子，第三種人侍桁，曾經樹過「什麼革命之旗」的楊邨人……而忘記了那班東西的「同類」，忘記了產生那班東西的社

會背景。魯迅並不是對那一個特定的人有什麼仇恨，他只是把某一人當做「一噸類」的代表，咬牙切齒地與之撕殺，剝露出那一社會層層齷齪醜惡的面。他說：「叭兒狗非打入水中又從而打之不可，」為着使它們不能再作狺狺之吠，他連「落水狗」也還是要打的。——但是，假使那個只從魯迅那裏看到「恨」的一面，而看不到「愛」的一面，而他自己就是個該被「憎恨」的人，惟其因他對於自己的朋友有那樣深切的「愛情」，所以他對於自己的敵人才有那樣無比的「憎惡」。他說：「對敵人寬縱就是對朋友殘忍，」魯迅是最能分別友與敵的。有人譏他為「紹興師爺」刀筆吏，而他却說：「對於這些東西，我還欠尖刻！」

就如自然界的現象一樣，快落山的太陽最美麗可愛，魯迅底臨死之前也最可讚美。最近他對於組織文藝家愛國陣線的意見和努力，是他一生中最光輝的績業；那篇「答徐懋庸並論抗日統一陣線」的萬言書，無論就內容，或就文字技巧上說，在他底全部雜感散文中都算最難得的。可是，正當中國文藝家愛國陣線由論爭時期進到建設時期時，我們這偉大的指導者却與世長辭了！

如果我能够，我要在他底墓誌上寫道：——賊博的學者，不朽的作家，正義的戰士，民族的靈魂。

他自己曾對許廣平女士說，「我好像是一隻牛，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血。」的確，他所貢獻給我們的不算少，而社會上對他是太菲薄了。魯迅的死，對於他自己可說是「無愧。」

在這一年多的短時間內，我們失去了巴比塞，失去了高爾基，又失去了魯迅，更使我們感到一種切膚之痛。高爾基死後，魯迅曾經說：「高爾基的死，不僅是蘇聯的損失，而是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的損失。」現在我們也可以說：「魯迅的死，不僅是中國的損失，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都應該黯然的。」紀德在高爾基的悼詞裏說：「他是屬於歷史上的人了，他底地位是在最偉大的人們中間的。」拿這兩句話來悼魯迅，也是很確當。可是就整個民族上講，這是怎麼也不能補償的損失。我們失去了一個導師，失去了一個人文界的太陽，要得補償，

那只有把他底言詞化爲我們的教訓，造出更多的像他那樣的作家。——他在遺囑裏叫我們「忘掉他，管自己的事」，而我們在「管自己的事」的時候，却不能不想到他。他所開闢的途徑，我們常遵循着勇敢地走去。

我真是不曉得要怎樣說才好，言語的表現力真太小了！我們今天紀念魯迅，不是用空洞的儀式，不是用悲酸的淚，而是要從今以後，更努力地學習他底精神，用他底理論來武裝我們自己，走完他所沒有走完的路。我們也不必空悲文壇的沒落，「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裏。」他這幾句遺言我們當緊緊地記着。前幾天郭沫若在東京的魯迅追悼會上說：「魯迅之前中國沒有魯迅，魯迅之後中國會有無數的魯迅。」只要照着他所指示方向去走，我們是無須悲觀的。

載：生活文學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悼魯迅

清華文學會

才從文言八股的積屍中翻起身來，眼看着又滾進遵經尊孔的羅網裏去，才在比「魯鎮」「故鄉」還糟得一塌糊塗的鄉村社會面前睜開眼睛，眼看着又待焦頭爛額的毀在友邦的槍礮底下；在這樣的社會裏，第一個固執的一定要我們張開我們一向愛做好夢的眼睛的老頭子，在這樣的環境裏，唯一的水長在做喚起並撐持這求生的戰鬥那不服老的老頭子：就是魯迅。

現在，一個這樣的人，他死去了。

他的死，說是死於病，也可以說是死於戰鬥。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不知「明哲保身」的頑強的人，是不能不由一些明槍暗箭的傷痕而病；而難能的是在他臨危的病榻上，他口授的和由旁人筆錄的文章，也還一直不忘記了這戰鬥。

我們在這裏追憶他，像全中國各地青年都要這樣追憶他一樣。我們不是祇在這裏做惋惜的回憶，我們是在沉痛的哀悼我們不能填補的重大損失，和怎樣實踐他的遺言和他的遺志。

在中國人的腦袋裏的記憶，說是除了家庭裏的父母兄弟姊妹外，敬愛的面孔，大概並不多的。但是魯迅這面孔，我們却不能抹殺。在我們中學時代，國文的第一課，而又是我們所歡迎的一課，那講的就是魯迅的文章，立刻隨着下課鈴聲而活跳着跑出課堂的孩子們的嘴唇上，不知所以的，都在傳說着「阿Q」「小D」這名字，並且立刻就成了我們互相間打趣的材料。但是，我們却一點也不覺得它的作者魯迅這人該打趣，或者討厭，雖然，當時我們並不了解怎麼會有那些大人先生因此而攻擊他呢？現在，也許這攻擊並非完結，但是，怎樣還不是爲了在一般

青年的腦海裏，他佔據了他們要佔的地位？可是，魯迅，他自己並未要求我們要記憶他。在他的遺囑裏說：『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是的，但是，偏我們不能自己的在追悼他的時間，不怎麼也要記住他這人，不但記住他的話。

現在，在魯迅先生的領導之下，（雖然，在表面上看來，魯迅先生並未在他的病榻上搖旗吶喊發號施令，但是實質上，在文藝界，不論上上下下，是都期待着魯迅先生的片言隻字作為目前一切行動的指針的。）在文藝界因民族革命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糾紛，大致得到了它的定局。那就是却如魯迅先生所說：『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文藝的統一和聯合，也有了他正確的標的。這不止是文藝界行動的綱領，也是所有中國人要走該走的光明大道。但是，這不止是一兩句話的空頭支票，所可滿足的事，他要我們整千萬整百萬的人們來完成這使命；在這方面說魯迅不止是我們行動的導師，他還是我們戰場最英勇的同伴。現在，正眼看着才從文言八股的積屍中翻起身來，又待滾進讀經尊孔的羅網裏去，眼看着才在「魯鎮」「故鄉」還糟得很的鄉村社會面影前睜開眼睛，又待焦頭爛額的毀在友邦的槍礮底下的時機下，而魯迅先生却不能不離開我們而去了。在我們的前面，在所有我們青年人的前面，在所有真正的中國人的前面，遍佈荆棘，是的。但是如魯迅先生所堅信，這決不是沒有了路，只不過這路是因為它的戰士和導師的死亡，却來得更長遠，更艱苦，這條路是什麼？就是大家都做成了救亡陣線上的同伴，文化界先進都變成救亡的導師。我們要活，我們就要廣泛的招呼着伴侶，我們就更需要更多前進的人的指引，只要我們能更虛心，更堅毅，更執着，我們大家肯從今後出任何的代價，來完成了這志願，我們有一天才可以無愧的如今日一般的再直立於我們的導師而兼戰士的魯迅先生的靈前。

悼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

許 傑

魯迅，不僅是一個文學家，是一個文化人，是一個文化的戰士，是一個站在文化戰線上參加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

他有正義感，有同情心，能够極端的愛，也能極端的憎。

他用他的鋒利的筆，裁穿了漢奸和走狗的心坎，震動了帝國主義，及其在各殖民地上所建立來的一個體系的堡壘。他也用他的靈動的筆，叫喊出中華民族，甚至一切被壓迫大眾的解放的呼聲。

他肯幹，不依老賣老，認識時代，領導時代！

在中華民族瀕於危亡的今日，被壓迫的大眾已經拾起頭來的今日，民族解放運動正到肉搏的階段的今日：正是需要着這樣的一個領導時代的戰士的；然而，他却死了。

爲了紀念魯迅，一切的文學家，文化人，民族解放的戰士，都應該踏着魯迅的路前進的。

魯迅先生在中國現代史的地位

天行

中國現代史，一般史學家都從中英鴉片戰爭講起。從鴉片戰爭一直到現在，可以作為分期的大事，就我的意見，只有『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這四件大事發生的背景本質和它在中國現代史上的任務是不同的。簡略點說，戊戌政變是中國曾李等所提倡的官僚工業的反映，辛亥革命是南洋美洲華僑的商業資本的反映，五四運動是歐戰期間中國國內民族資本主義暫時抬頭的反映，五卅運動是歐戰以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重新衰落而國家社會主義一時崛起的反映。這就是這四件大事本質的『異』的方面說。但這四件大事也有它的『同』的方面，那就是無論戊戌、辛亥、五四、五卅，都負起了『反帝』和『反封建』的偉大的任務。——自然，論到對於這偉大的任務盡到了怎樣的程度，那又是各自不同的。

在這偉大的歷史的歷程裏，出現了許多的戰士，代表了他自己或他所願意代表的社會層在呼喊，在抗戰。但因為帝國資本主義的來勢太兇狠，因為國內封建的力量太堅固。有些戰士們死在前線，有些戰士們受了傷退到後方，有些戰士們甚至於中途變節，丟棄他的任務，出賣他自己所托生的國家和民族。

這在變幻萬狀的歷程裏，魯迅先生以最勇敢的戰士的姿態出現，而且一步一步地前進，領導着這偉大的時代前進，由辛亥而五四，而五卅，而一直到了反帝反封建最後的關頭的今日，用他的嘴，他的筆，他的心血，在轉戰，在陷敵，在突圍。在他離開了他的同伴們的前夕，仍然帶着病保持住最勇敢的戰士的姿態。

所以，要了解魯迅先生，不能僅僅從文學或思想方面去了解他，而應該從整個中國現代史的演變上去了解他的戰士的行動——這堅貞的，英勇的三十多年始終不懈的戰士的行動！

魯先生死後，大公報的短評記者對他表示不滿，那是無足怪的。停留在戊戌政變的官僚資本家的意識的階段上的人物，只會同意憲政派，進步黨、研究系、政學系的妥協的行動，怎樣能了解魯迅先生？

十月二十二日大晚報登載魯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的談話。他說魯迅先生初期相信尼采主義，最近轉變到虛無主義。這位五四時代偶然出現沒有受傷而立刻退回到後方的周作人又怎樣能了解魯迅先生五卅以後一直到今天的行動？

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長期的戰士，而不是中國現代史上某一段階的戰士。魯迅先生在今日是領導中國全民族前進的大師，而不是某一黨某一派的保鏢。紀念魯迅先生，只有用英勇的苦鬥的反帝反封建的行動去紀念他。『忘記我，管自己生活。』這是這位戰士，大師最後給我們的命令！

十月二十四日

以上二篇載：生活星期刊

哭魯迅先生

先生這怎麼能够呢？當遭黑暗和光明的交替中，你竟捨我們而去了！

先生這怎麼能够呢？當這戰爭與和平的決鬥中，你竟捨我們而去了！

不能的，先生！我們的鬥爭正在尖銳，我們的工程正在吃緊，我們一向跟着你轉戰四方，現在當敵人越追越緊的生死關頭，我們怎麼可以丟掉你的領導呢！

然而，先生！你竟真的離我們而去了，我們竟真的丟掉你的領導了，我們站在你的面前，大聲的呼號，但任憑我們喊破了宇宙，終於也聽不到你一個字的回響！先生！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可怕的悲哀麼？我們再也禁不住地嚎啕大哭了，我們情願把我們千百萬人熾熱的血來重暖你那冰冷了的軀體，我們情願把我們滾滾的淚潮來鼓盪起你那息弱了的生命，請你告訴我們這個可能麼？

先生！我們聽到你的回答了：「踏着前驅的血跡，建透歷史的塔，」是的。你已經建了這塔的基礎，你已經樹立了建塔者的光輝的模範！——「咬定了真理，辨明了是非，鐵一般頑強的戰鬥前進！」先生！你那貫串在全生涯的那一條激刺的直線，將成爲我們民族列車的軌道，將成爲我們歷史工程的指針！

不過，先生！你知道與你的死，同時我們的道路將更崎嶇，我們的工程將更艱巨，但是，先生，不怕！我們已經從你那裏懂得了「集體的力」，我們已經鐵般地組織起來了！我們將大家一齊與敵博鬥，我們再不怕屠夫的兇險，我們再不怕虎狼的殘暴；我們將把你那「越戰越硬」的靈魂收做遺產，我們領受着遺產來創造我們光明的前程，來完成你未竟的偉業！

先生！你永息了！請讓我們葬你在我們的心底！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平、津、京、滬、漢、杭、晉、桂、濟、青等廿

七學聯廿四萬學生鞠躬